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卷七

宋 朱長文 撰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贛風俗之條顧野王餘地之
記賈耽十道之錄稱于前史蓋聖賢不出戶知天下矧
居是邦而可憫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
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

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戶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為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畧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錄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艱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

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為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戶于訪求為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考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為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真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

根利病資議論不為虛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
被四海出日固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為郡縣儻或申命
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
補其古今文章別為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
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叅軍朱長文上

圖經續記府治
有本今不具載

春秋通志序

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已志也孔
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

于天下孔子之志見于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
綱絕紐朝覲會同之儀不修于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
出于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
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
天下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
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于泯沒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既無以有為于當世又懼王者之法于是乎絕
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于是因魯史而作春秋

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歿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扶王法以繩暴

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桓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于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于叙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于解經要之互有得

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
羊而公羊之學施于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而穀梁
之義顯于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
于學宮是非紛錯準則靡定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其秉
毫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
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得失故文中
子謂使范甯不盡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
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粹其說作纂

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
又頗益以已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
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
終始不取三傳獨析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
于經之本指為多慶厯中仁宗皇帝銳意圖治以庠序
為教化之本于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迺起石守道于
徂徠召孫明復于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
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

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
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
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舍授兩經大義于春秋尤勤
未幾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
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弗遑也熙寧中王荊
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
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于
憂患顛沛之間猶志于是會元祐初詔復立于學宮而

余被命掌教吳門于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繫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為太學博士復講此經迺衷其所錄次為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于行事宜小補哉古之為師者以講解為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為

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于講解守
簡編之義而忽于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
以早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
年正月 日序

閱古叢編序

古之聖賢有三立上曰德次曰功次曰言得其一可以
名天下猶謂其傳之不遠也于是託之于物物之久者
莫如金石故可以寓焉吉日之題岐陽之鼓比干之墓

正考父仲山甫之鼎後世類有傳焉嬴秦震於厥勲勒泰山鑱鄒嶧劉之采刊會稽自以謂三代莫已若而人弗信也西漢陋秦之為雖封嶽省方未嘗刻石而羣公庶士若蕭相國善篆張京兆古文不聞鐫鏤者逮于東京碑祠始作碑者古之葬祭之一器也葬以繞紼祭以繫牲而宮中亦有碑說者云所以識日景測陰陽也古者用大木穴其上以便于用後世賢者易之以石觀漢碑上亦有穴此其遺像也既易以石于是假以銘焉楊

震劉寬之高爵郭林宗陳太邱之潛德宣父老子華嶽
之廟皆因碑以製文焉由是貴賤競作美詞相誇寢繁
于魏晉而尤盛于隋唐或矜己以耀世或褒親以垂後
或譽天以求福或記事以謹時不可勝言矣雖所述艱
于盡信而事有可考文有可師迹有可法至于羣經衆
篇妙札竒帖往往傳于琬琰者甚衆是以學者務觀焉
然不幸為干戈之所蹂躪風霜之所摧剝或因時主之
所詔毀或遭野叟之所殘斲其存者蓋十一焉亦可為

之歎息也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于紙墨者幾希而存于金石者類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墟墓之間唯勢位赫赫衆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為能多置也余以疾退隱迹與世遠雖欲致之豈不艱哉顧嗜此為癖早夜不捨所遊必問所居必求丐于交游購于市里不憚勞費月增歲積自周穆王以來下歷秦漢魏晉隋唐至于本朝諸公之迹莫不皆有于是裒精撮

奇刀筆在手字剪行綴不失舊文有冊有軸悉隨其宜
斯亦勤矣哀而次之名曰閱古叢編蓋不獨取其墨妙
亦將以廣前代之異聞正舊史缺遺也其書不以世次
為其編之未已也古刻之石若其卷第載之目錄其詩
之可評事之可辨言之可述為之題跋于後又錄焉蓋
墨本易朽而詞章可傳也或謂余曰古之好古者聚道
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余解之曰人
情固未免有好觀其所好何如耳金犀在簾珠玉在堂

良疇連阡華宇并疆吾所未嘗好也美食方丈旨酒千
鍾貪饗自安沉湎無窮吾所未嘗好也妖妍悅目淫蛙
亂耳秦箏羗笛齊紈蜀綺吾所未嘗好也放情嬉遊爭
勝博奕白日孜孜從事無益吾所未嘗好也吾于四者
忽之若遺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
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為之序

琴史序

琴之為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

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輿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篳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箎桴葦籥源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為重焉周官大司樂

闕

奏之宗廟也闕睢之詩

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

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
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秦之宗
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
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
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浮佚至于移
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
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
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于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

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大夫不以
樂為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于徽絃之
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為之哀次而褒顯
也余經術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
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
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
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為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序

題辭

虎邱唱和題辭

虎邱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
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郭矗起原隰旁無
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
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劔池泓渟徹海浸雲不
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浮屠僧舍精
廬重樓飛閣碣礧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
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

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抗帥鄆弭節閭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為海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

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并書

樂圃餘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卷八

宋 朱長文 撰

啓

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講論壁水徒愧素餐校正蘭臺誤叨清選寵逾望表感
溢情涯竊以東壁垂文肇見于乾象西崑闢宇廻鎮于
坤靈龍馬出而八卦分皇策與而六書作神明之賸形
於字道德之興發于辭紹厥后王寶為丕訓周官致治

建良史以司典墳漢世尚文命儒臣而志疏畧觀載籍之興替係吾道之汙隆自昔則然于斯為盛國家鼎新儒館賁飾人文蠱層構於中央裒逸書于寰海簡編森列籤軸充盈粵自興國咸平之時稍復貞觀開元之日于是旁求俊哲典校篇章以大雅宏達之高材加往行前言之博識切磋琢磨而各懋所養優游泮渙而用待有成德茂然後位高材顯然後器使雖石渠天祿之所召道山瀛海之為榮較其得士之多未若本朝之盛於

皇神考訓迪治官即舊宇之崇文正新名之中秘簡厥
有常則其選益慎罷其在外則于實不浮合堯舜稽古
之用心繼祖宗養賢之盛意凡任是職實難其材矧當
上聖之緝熙循用元豐之典則臺閣是重賢能並升人
抱連城之珍家儲照乘之寶舉之匪易得者幾希如某
者樸樸常材支離朽質生逢華旦早預俊游策名偶入
於彀中養志久從于膝下當其行有餘力必也記之空
言賦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

奄畢內艱歸休故里效尚平之畢嫁希仲子之灌園利
不謀躬隱將絕俗臯橋棲遁猶愧伯鸞之高笠澤行歌
僅同魯望之散親族共嗟其皓首交朋半處于青雲顧
環堵之屢空就泮宮之特起學素專于六藝道期授于
諸生說或解頤講毋倚席宜當師範幸有朋來開其聰
明率以忠信忝上庠之承乏逢紹聖之作新林然英豪
戾止都邑如衆羽之附丹鳳若飛雲之從應龍幸聯郡
儒敬奉成法有仲舒下帷之業庶幾折衷于大經無韓

愈進學之篇何以見憐于當路疲瘁多疾迂闊少通序
難綴于鵷鸞聲想聞于猿鶴屢丐江鄉之便敢期省閣
之遊辭恐近名受慙非據雖未能掃山中之塵榻而幸
得觀天下之奇書入紫府而窺琅函登神仙而望金闕
少懷鉛槧行泛煙波蜩鷃低飛敢與鯢鵬而並處麇麇
遠去難隨驥跡以爭驅揆趣尚之已然荷甄收而非稱
此蓋伏遇某官權衡時論品藻人材進賢不以遐遺樂
善猶于已有矜其無求于仕宦察其有志于藝文特加

獎稱俾承優渥敢不慎其所素履探其所未聞校讎當
及于闕文條撮稍增于著錄迹留藏室雖勉企于古人心
寄鈞臺尚可收于晚節

代太守林和中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折獄致刑早誤提綱之選承流宣化尚叨分竹之行自
視闕然何以稱此伏念某鉛黃學淺塵露效微每希匠
墨之不欺尤恥囊錐之自見一昨崎嶇嶺表玷冒使華

歎補報之未聞駭謗非之已至雖多言可畏幾成息壤
之疑然公議自明果免羽山之殛涵容寬典臨莅小邦
足以庇身豈敢忘德此蓋伏遇平章太師功業滿天下
聲名高古人出入將相之榮薦歷師保之重儀刑百辟
輔導兩宮繫盛事之所傳皆曠代之未覩俾耆而艾寧
資綠野之遊式舞且歌永慰蒼生之望顧茲迂拙亦被
寵臨某敢不益勵素修身圖後效庶幾犬馬之力少酌
陶冶之恩感懼所深叙陳罔既

平章司空

平章司空靜一不變從容以和韋氏之傳一經家存素
範伊陟之格上帝世濟元勲仰成百姓之昭明坐見三
公之變理顧惟鄙野玷在陶鈞誓堅遠到之心圖報太
公之賜其於感戴實倍等倫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門下相公權衡庶品陶冶萬微挺山甫將明之才
養孟軻剛大之氣丙魏之于西漢克振厥聲房杜之在

右唐孰覩其蹟光昭可久之德隆構太平之基在某何
知受賜為大謹當宣愷悌之化導中和之風庶幾有成
免為無補其于感懼曷究敘陳

僕射中書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柔嘉而剛正淵靜而高明挺尹陟格天
之才蹈臯夔濟世之美夷險一節勤勞百為廟堂登賢
不旬月而克至海宇仰德豈已日而乃孚激昂多士之
心鼓舞羣生之類顧惟闡茸亦在甄收某敢不席石存

誠冰霜思畏勉圖非效仰荅巨恩竊倍感銘曷伸悃悞

樞密相公

樞密相公徽猷經遠懿德蹈中仰成廊廟之機坐消兵革之氣陶鈞所逮動植曲成如某何知蒙賜為厚方祗官守阻拜賓閔感懼所深叙陳罔罄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當裁成輔相之休運挺燮理寅亮之全能舜舉皋陶蓋咸事者九德湯得伊尹無

不獲之一夫某慙非共理之良報在大公之辱方祗吏役正遠台躔惟堅報稱之心以示感銘之素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

以聖人治民情以作樂為韻

盛德興樂至和本人不在八音之制蓋由萬化之純既備情文用寫歡心之極豈專聲律誠非末節之因竊原樂與天同音由人起蓋喜怒哀樂既怵于外而噍噍散厲遂形于此惟聖人圖化俗而有作慎感民之所以積

中發外必資悅豫之深易俗移風非特鏗鏘之美于時
神武外震烈文內宣躋八荒于壽域陶萬彙于仁天于
是制以雅頌播之管絃既乘時而更制唯探本以相涵
順氣正聲為羣情之影響黃鐘大呂乃至理之蹄筌羽
毛干戚兮是謂繁文管籥鐘鼓兮孰稱至樂惟羣元咸
得其情性而雅奏密調于商角理出自然識歸先覺四
時當而天地順既效緝熙百姓樂而金石諧未論清濁
且夫不偽者惟樂可畏者惟民聽暴君之作則感額而

多懼聞治世之奏則抃躍以歸仁匪聲音之異道蓋憂
樂以殊倫是以鼓清角于晉邦曾遭旱暵歌後庭于唐
室誰復悲辛是以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
也亂先起于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達于睿聖未
有功成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自正荀公嘗定
于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攷于舊音曷救隋人之
病噫莫備乎二帝之闕樂莫隆于三代之仁聲庶尹允
諧兮聽其擊拊嘉客夷懌兮感其和平小則草木之繁

廬大則穹壤之充盈非皦繹之能及實歡忻之所成舜
廟笙鏞鳳有來儀之應周庭翼翼民懷始附之情異哉
樂出于和而還以審政之和音生于樂而復以導民之
樂逮王道之既遠嘆古風之寢薄絳灌構害而孝文之
議遂寢房杜未備而貞觀之時不作幸逢聖代之緝熙
繼有名臣之咨度揆太府之尺以為之度累上黨之泰
以為之籥推樂本之先立感輿情而咸若上乃乘百年
之極治而集六聖之睿謨臣請告成于簫勺

樂圃餘藁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卷九

宋 朱長文 撰

世譜

朱氏世譜

高辛氏有才子曰朱虎臣於堯當舜之舉益以虞也蓋
嘗薦虎代己自虎之後遂氏以朱歷夏商無聞焉周有
朱張以逸民顯其後在齊者曰毛在魏者曰亥在楚者
曰英而譜氏族者以謂高辛氏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

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俠於邾附庸於魯
後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氏此亦朱氏之所出也二漢
之間魯有家吳有買臣平陵有雲杜陵有博宛有岑暉
會稽有雋沛有浮寓寓為司隸校尉坐黨錮誅子孫自
相遠避難丹陽遂籍吳郡吳時有治有然有桓頗著勞
烈陸機詩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
陸也迄于江左間出顯者唐有敬則實相武后逮唐衰
譜牒淪渙其詳莫究至我高祖為越州剡人高祖諱滋

會董昌亂越錢氏據杭隱居田里涵德匿耀鄉人尊之
武肅王嘗召寘幕府卒辭以去年八十九卒生于唐乾
符之丙申卒于本朝乾德平蜀之歲葬剡之游謝鄉有
子四人長曰某次曾祖也次曰承厚次曰承福曾祖諱
瓊百行完粹達于從政錢氏以宗子守明州高選僚屬
仕于四明遂家焉卒葬于鄞縣生四子長曰曙次曰昉
次曰萬季吾大父也昉生正倫公言公輔正倫三班奉
職吾大父諱億始來京師太宗皇帝召對便殿仍命以

官自壯年越于耆齡其所歷皆有功最接人和待物厚
取與義治家嚴調親戚不吝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守
邕州卒葬于蘇州吳縣南峯山西贈刑部尚書生五子
長曰炳才高文奇不幸未仕而死次先君也先君諱公
綽少從學范文正公為高弟以辭章魁冠士林擢進士
第仕至光祿寺卿歷彭州廣濟軍舒州太守民聞至而
喜去而思有智謀才術而未盡其用也曜早世次公彥
長洲主簿次公愿今以宣德郎致仕先君生六子長曰

長文宣德郎太學博士次百藥早卒次仲方明州象山尉次季端穎昌府節度推官次叔暉早卒次從悌瀛州防禦推官監陳畱酒稅自承厚之曾孫曰昱與大父同徙姑蘇昱生何登進士科為循州司戶叅軍卒何生二子曰剛曰虎剛今為朝散郎通判楚州高祖之諸孫在剡居宋村崂山者曰德昌曰德倪德昌之子曰仁賞德倪之子曰仁長曰仁遇曰仁盛四人者各有子皆服先疇不失舊業嗚呼自伯虎著名于帝典儀父見美于春

秋發源既長醜派不絕逮本朝之興昂顯于荆吳顯于揚符顯于蜀竊稱于宋其他列于朝者亦衆而華亭朱氏至郡守監司者三人于東南為盛惟姑蘇之族遷自會稽祖考濟美艱難勤苦夙夜事事用克有家施及子孫繼襲簪紱廼為之譜以示于後在我後人追孝于前哲繼志于奕世勿墜厥緒勿隕厥聲宣不休哉紹聖二年九月明堂禮畢後五日裔孫長文謹識

書

與諸弟書

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為樂生十年既代
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啟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
見則愀然不樂先人于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見嘗輒
去膝下先人嘗曰前哲有云祖孫更相為命吾與爾之
謂也嘉祐中侍行之彭州與成都漕臺薦將赴禮部父
子相視不忍別是時先人初為正郎當任子而遵義弟
始生余因白曰使某偶得科名則恩可以官一弟先人

亦曰起吾家者必汝其勉行明年果擢第而遵義以蔭
得官余既登第不俟賜宴歸省于彭未遑仕進既而還
都偶墜馬傷足嘗嘆曰吾因是疾可以脫遺軒冕專事
溫清此人子之至樂也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治
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在同安會郊裡先人愍余久
不仕欲以任子恩丐除一幕職官且曰吾將從汝之任
余固辭不肯剡奏願以薦季弟先人不得已而從之拊
季弟曰兄以官畀汝汝長當善事汝兄因名之曰從悌

使其顧名而思義也熙寧末奄丁大禍自睢陽走吳門
首治大葬奉終之禮敢不曲盡重椁巨甕要之無悔既
葬乃即園中作邃經堂增廓廡數間以聚兄弟存親戚
惟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于鄉里罕嘗置田宅遺孤滿室
累然無依兩叔父憇之稍分先祖之舊業聊以周贍復
自取囊中器皿粥之即葺其壞稍稍增置粗周日用伯
姊喪其夫李元魯挈家相依比數年之間歸十五妹于
曹氏十八妹于賈氏二十妹于李氏二十二妹于史氏

二十三妹于陳氏末又歸伯姊于石氏為遵義景仁兩弟娶婦嫁娶凡十數所靡多矣其後戚屬加多用益不足頃者諸公論薦被命掌學始將固辭既而曰得微祿自贍推舊產以畀諸弟可以紓憂豈非幸哉居官三年來學者甚眾誦講課程孜孜所職于俗事固無暇然三弟相繼家居余不須治近既遷居學舍難省其私可以推避今以姑蘇祖父田產其數已具別幅推與三弟余更不取之庶成辭遜之素志惟園宅之地于此隱居久

矣前郡守章公伯望名其坊曰樂圃以旌幽迹當與諸
弟共守之用傳子孫不可壞也先疇舊產自祖父以來
置之實艱諸弟善治之勿致隳損猶可以資飲食伏臘
之費豈得忽諸夫立身治家莫若勤儉勤則無曠儉則
易足古人所尚不復多云先人起於寒素仕至二千石
雞鳴而起夜分而寐出則涖事入則閱文未嘗休已平
居早膳不兼味晚或茹蔬飲酒不過三觴而已汝輩所
親見可不履踐哉兄弟人之大倫也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故孝友者百行之本余與汝當勉之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繼成其志近益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况汝諸弟皆同生守其舊業可以同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不慎哉元祐五年十月某日兄某白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喪會其族兄龍圖公貫

之諱師道自許州通判召為御史作詩三篇以送之貫
之之孫耕欲刻石願有述也長文竊觀貫之精忠峻潔
其為御史當仁祖之時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繩詆相
使罷去而天子疇咨舊德登用文富繼以韓公嘉祐之
盛人物典章庶幾於三代之隆者貫之之益為多與丞
相詩意之所屬者無所不合然則此詩之諷與風雅何
異刻石貽後不亦宜哉范氏自文正公為全德良弼而
貫之嗣稱名臣及丞相以直道致台輔吏部以厚德儀

中臺寶文以籌策帥邊州奕葉載德為邦家光彩可謂
世濟其美者也元祐癸酉五月朔吳郡朱長文題

某既題丞相詩後而德充德雍求書石此以倥偬未
遑也行過惠山酌清泉拊古松廼歸舟次面山臨水
躊躇久之援毫揮汗為寫累紙媿不工也幸使良工
模之七月三日長文祇白

祭文

祭林大卿文

嗚呼漢稱汲鄭唐美王魏峻節直聲世難其繼公起孤
童騰聲八龍辭嚴氣偉光彩長虹銅章旣綰威行愛充
位卑名崇聞于堯聰執憲熙寧廷爭是議毅然觸邪毋
憚用事維時大農勢炙可熟朝登此官暮入紫闥公辭
是命確不可奪寧絀海隅完我大節治邑維何鋤刈姦
慝副麾邊州河災以息遭迴歲紀歸覲京國構我二聖
任之臺郎平昔省寺苟安習常公若治外嚴繩謹防室
私抑倖功罪自彰復邦御史有違必糾排殛儉苛追復

忠厚謹言屢獻十用八九並塞數城僉為難守公言我疆弃我戎醜河隍皋蘭是保是有公請外補廼按淮堧粒民于殍孰困凶年剔賊剗蠹孰怠孰愆廼升都司綱領衆職疑讞必有益廣天德扶弊燭隱吏皆歛息引嫌避劇我長蓬瀛兼直華閣進為列卿將翔將翔羣望已傾忽持漕節于晉之垌彼蒼者天喪我老成遐蘊不究奄歸冥冥神理莫問胡嗇其齡公之為人鍊金追璧疇疇為強矯吾以理詘疇為淑良遇若友戚推賢與能樂盡

已力不用不已心以義激嗟我固陋遁于邱園公初來
臨泉石之間薦之譽之不倦嘉言連蹇莫報徒銘厚恩
老從杖履夙願則然半途永訣淚洒幽泉悲甚輟春歎
幾絕絃絮酒雖薄公其格焉

銘

奠酒臺銘

重按橫前羣岡抱麓封高穴深不置金玉歷千百世過
之必肅疇寔於斯朱氏光錄

樂圃餘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卷十

宋 朱長文 撰

墓誌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湖州歸安縣
主簿蔡君墓誌銘

君諱昕字景叔世為宋人曾大父贈太子太傅諱陟以
吏能仕章聖時大父贈太師諱希言位卑守正慶流厥
家是生秦州密直公資政敏肅公有七子君生最先少

時率其弟四人者共學而材藝相比雖埴簏同音蘭玉
並秀不足以喻也君資宇端深動作有度事親至勤與
人交和而信少工屬文年甫十三有盛集賓客而召君
者君于石上賦詩援筆立成闔坐嘆其清警尤長于賦
磨礪鐫切瑩然無瑕密直公精教子姪每閱君文未嘗
不稱善君益自勉進視時輩莫出已右既而程文屢冠
太學聲滿都邑擢嘉祐六年進士第與其弟君弼如晦
為同年生景祐中敏肅公兄弟三人聯榜至是復繼其

美密直公時在館閣拜恩上前館中諸公作詩為慶搢
紳歆慕之君嘗固辭父廕以官其弟後數歲廼登科焉
調湖州歸安縣主簿事敏而達太守張田及沈杭州遣
皆器其為人湖學盛于東南久矣郡命君掌之且不欲
縻以簿書也君誨誘不勌而士樂從之學連舉得人當
路交薦君才代還道病終于楚州旅次享年三十有六
時治平三年二月三日也弟如晦勝道馳至楚挈柩以
歸視其室唯有琴書而已其後敏肅公帥慶渭有大勲

烈以為時樞臣而浚明諸弟顯于朝持節諸路使加君
以壽宣不能自致于青雲哉君以妣王氏早亡未及封
邑為恨自敏肅公歷使外臺冀有追榮之請而有司前
無此比及公大用奏于殿中詔特封南陽郡夫人又改
封太原顧君不及見之哀哉君娶田氏初太原夫人嘗
約以婚久之其家微弱不聞問或欲為之議于他族君
曰義不違慈母志必娶焉及嫠居哀毀沈頓自誓靡他
以教二子長曰歆守秘書省校書郎監鄜州酒稅次曰

韶為進士以元豐二年八月初二日葬君于宋城縣七里村先塋之側某于君為內弟昔被博約於銘宜無避銘曰

瞻彼高山有栢有梓烈烈敏肅生此良士事公于早既勤且才公始顯大子喪而哀維學孜孜維德懋懋奄不一施戚友之疚梁城陂陀從葬其北我思若人播名幽石

宋故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誌銘

君諱欽字承辟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蔡公之子也秦州
晚始有子君為之次頎秀媚整雖襁褓人固以為佳兒
七歲而孤以恩授秘書省正字其兄如晦為之教育而
君能承其訓好學善為詩日與諸兄姪並遊羣而能靜
裕而能約其趣習操守有可奇者雖抱羸瘠讀書自力
其兄震仲頃嘗疾甚君晝夜不解帶藥劑飲食嘗而進
燂香于其頂臂以為祝俄而有瘳未幾震仲親迎親湖
外而君病作且亟于死生之際若無所動而獨以不見

震仲為戚戚乃作三篇遺焉以元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十有九蔡氏世家睢陽曾祖諱陟國子博士贈太保祖希言泗州軍事推官贈太師秦州公諱抗為英廟舊學之臣特見信重贈禮部侍郎母曰會昌縣君張氏聰明而仁族姻推賢嘉祐中卒君未娶而歿後一年八月二日葬睢陽城北先塋次某高其行而悲其天叙文刻墓又辭而哀之因以為銘曰

謂明智宜在高位兮有不幸而窮約謂孝悌宜永年兮

有在幼而凋落自古嘆息其然兮嗟神聖之難度猗吾
子之稟生兮居高門之顯大茁蘭畹之芳芽兮煒棣華
之秀彩躬樂棘于髫年兮服天倫之善誨既柔嘉以飭
已兮亦方靜而樂內至行可以通神兮胡不延之秀眉
奄遺辭而正命兮亶修短之不移仲父臨喪而摧慟兮
諸兄欲語而涕洟衛玠不及壯齒兮童烏促于九齡已
矣宅此嘉環兮庶有存乎令名

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

城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

代光祿作

天聖中范文正公講學于南都四方英才踵門受教雖
渙之上實為淵源是時蔡氏有四賢焉君其長也子清
其弟也故秦州密直公今資政南陽公其從父弟也余
以勤苦獲交于四賢之間而君之叔父太傅公以其子
妻余由是相與甚厚及既從仕離羣索居久矣而君不
幸沒于中年君之子無一存者風迹之美人罕知之于
其將葬也南陽公囑余以銘余安敢辭姑述其世閥官

資與其所聞之美行以誌諸幽君諱拯字仲仁應天府
下邑人也曾祖諱堅潛德儲慶以南陽公貴贈太子太
保妣曰陳氏慶國太夫人祖諱陟位國子博士知泗州
體用強明為世吏師贈太子太傅妣曰張氏康國太夫
人考諱希顏殿中丞治邑稱惠以君貴贈尚書祠部員
外郎妣曰謝氏永昌縣太君蔡氏世稱經術而吾外舅
酷愛進士以教諸子君孝友明悟強學勇進足以充其
科初雖黜而業益工尤善為律詩琢詞練意得唐人之

清學中翕然稱誦焉景祐元年試于廷賦等幾中魁甲以脫誤才得及第與子清及南陽公為同年拜慶于家鄉黨歆慕君子喜蔡氏之興焉初命德清軍判官以廉辨聞河北轉運使李統舉監倉草場于天雄軍庾廩無弊薦牘交上改大理寺丞知下邳縣屬家艱解職又宰并州之平晉徐州之沛三司使才之舉勾當北作坊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出知永康軍之青城縣又改屯田員外郎卒于官年五十七皇祐六年十月九日也以子官

贈尚書都官郎中君少時名聲籍籍在人口自郡縣以至列于朝風力邁勁所臨必最其為人軒闐磊落洞去

闕

事可為無少憚也于朋友直而不隱親善謔以發其懽心人莫不欣欣願交焉太常博士沈唐頃在楚州幕與州將有隙因致于罪君時過楚聞其狀即以書訊于大理少卿王告告怒以進坐是齟齬累年嗚呼世俗之友閒居或煦煦相親囁嚅諂笑惟懼不合一有急難則棄不之省若秦越相視肥瘠者多矣如君能蹈危

以救其友論者高之君之所為皆倣是當世名公卿或
器待之然君不亟于進趨也俾其克壽未必不顯而止
于此哀哉自子清終于建州推官又逝去而秦州為英
廟舊學之臣貴重于世南陽公秉鉞殪戎致位樞府英
胄聯進咸見器使天下以蔡氏為華族而君與子清不
及見也夫人李氏封萬年縣太君居家整整有法度方
君之喪人皆以道遠欲火之獨為不可力護全柩自蜀
歸宋後五年卒三子長曰天經淄川高苑縣主簿次天

球都官員外郎次

闕

不仕二女長適國子監直講楊褒

次適著作佐郎劉瓌今皆亡矣孫男曰從曰復孫女三

人睦州巡檢張從愈橫海軍節度推官凌浩進士張充

其壻也嗟乎君亡逾二十年祇見其孫從頗善學庶幾

有後南陽公嘗讀君之遺編乃慨然作詩曰一孫身後

立百紙死前書痛之深也以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合葬君夫人于宋城縣之三里村銘曰

浩浩蔡源既浚且長方宋之隆繼才萃良濟濟四賢從

師于庠君倡厥倫有蔚其章亦既起家謂宜聯仕不剋
其剛不懼于義滯淹即潛用未盈器死于岷陽疇不嗟
歎君亡二紀子喪孫孤昔時流輩零星邱墟棣存一萼
嘗運天樞是友是懷涕泗盈裾睢陽北原岡陵迤邐壤
沃水深祖考則邇既吉其藏貽後之祉勒銘于幽庸示
來世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淄川高苑縣

主簿蔡君墓誌銘

代光祿作

資政殿學士南陽蔡公以其從兄之子天經文編與其子從所書行狀畀予且曰天聖中吾與君學于睢陽天經已頽然于前矣其後僅二十年遂登第後三年不幸早死吾甚傷之今其孤從將卜葬焉請為之銘以攄吾懷予竊謂南陽公洵友且慈既悼其兄又閔其子將以文辭責于窀穸安得無述焉君字元愷天經其名也贈太子太傅諱陟之曾孫也贈祠部員外郎諱希顏之孫屯田員外郎諱拯之子蔡氏世為睢陽人持家修嚴鄉

黨矜式自祠部與其弟贈太傅府君教諸子為辭章舉
進士遂以起家而屯田亦善教其子君既聞誨于父又
受學于師弱冠時嶄然出羣試文府庠嘗為諸生冠慶
歷六年以鄉薦覆試武成王廟名在第二是年登科當
時士子翕然慕其文以試校書郎守淄州高苑主簿年
少仕初與大夫辯正枉直惟其是而後已鄰境有河每
役夫爭渡或挾仇怨以至溺死及君總役將罷先期告
民度舟之力以次為渡且戒舟人曰有溺死者必刑是

日坐于水濱俟其皆濟然後去以無患會歲饑勸民出粟以賑貧他邑納粟于縣而後給君獨請各輸于其村之富室立期遣官就發焉富者不勞而餓者以活時大丞相富公安撫青齊嘉君之為每謁府慰待甚渥方將薦之而君以疾卒于官時皇祐元年四月九日也享年二十有八君資孝友而倜儻有節志大而氣豪邁美才踴于短數悲夫自屯田昆弟四人擢進士第君能嗣之其弟天球又繼之其後南陽公有才子數人而三人又

為同年光焰暉暉縉紳榮之而君亡久矣娶劉氏虞部
員外郎說之女秉節自誓以育其子子二人長即從次
景脩天喪女適睦州巡檢張從愈孫男尚幼熙寧十年
五月二十三日從奉君之柩葬于宋城三里村先人之
墓次銘曰

凡物之生或華而易稿或質而難老吁嗟之子夙敏而
成早胡齡之夭自旅而歸終安其兆維後人之孝

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代光祿作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南陽蔡公在治平熙寧中以
經略使治慶守渭禦戎有大勲天子嘉之召拜樞密副
使一日奏事上前延問甚渥遂及其私乃請曰臣幸得
備位右府臣之考妣若妻皆被褒贈獨亡妻王氏實與
臣同在寒苦格于彛例寵典未及臣竊傷悼惟陛下憐
之天子曰俞有司其封之于是有詔以南陽夫人告第
實熙寧五年六月也其後郊祀霑恩累封太原汝南郡
夫人先是夫人葬于先太師之墓側十年夏五月壬申

改葬大塋之西原與繼室睢陽夫人同兆域縣曰宋城
村曰三里先期使來速銘某謂夫人佑德娠才以成其
君子以衍其後昆實有休烈于蔡氏是宜銘按王氏之
先原祈人也其七世祖徙家虞城遂居睢陽曾大夫諱
化追位太傅太傳生屯田郎中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太師生禮部侍郎諱渙贈工部尚書夫人侍郎
之子也頤秀端淑齋誠敏工而天資孝幼時其從父妹
失乳夫人親為之哺妹以獲安皇考甚異之求可以妻

者時南陽公才數齡警悟絕倫侍郎遇于里巷一見奇之許以遠到故夫人歸于公歸之年夫人既笄南陽公猶未冠也當是時王氏寢以顯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還進聯起而夫人之舅太師公為譙縣主簿官微節廉以貧自樂英髦雖衆學而未仕夫人既歸事舅姑婉婉聽命不翅寒女衛國太夫人常愛而賢之其友如婦待族姍無一不得其懽心者余之亡室南陽公之姊也與夫人尤相厚嘗謂余曰王氏女至孝而和其待我也如

其姑真賢婦也南陽公抱藝決科調虔州從事夫人以
衛國治家之法治其閨門檢柅肅嚴而承順于公以勸
以適南陽公至今思之曰夫人助我多矣太師授益州
觀察推官南陽公曰大人將老而遠涉蜀道吾不忍親
勞而已逸也廼請代行得陵州推官然公及夫人猶以
辭顏為戚戚廼留一子以娛悅左右時天申未離乳保
而夫人能以義割愛曾不留吝聞者舉以為難道途間
關淹歷寒暑夫人感疾於途比至陵益甚自度不起謂

南陽公曰女子有行沒于異方命也妾有從父妹實賢
可以繼成臺事拊育四子君其念之且聞死于蜀者多
不能以柩還而從浮屠氏之法今君官小力薄奈何苟
得全父母遺體以歸夫復何恨享年二十有六以景祐
五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官舍其子之長者九歲幼者未
晬也南陽公悼之及奔太師之喪竭其所有護柩還鄉
卒窆先隴蓋深念于平生而不欺于逝者陰德之報不
亦遠乎久之南陽公再婚于王氏實夫人幼時所哺妹

也終以溫惠用宜厥家封曰睢陽夫人二人者幼而相
友長而同歸蔡氏由是以大宣偶然也歟夫人未嫁時
其家嘗出諸女使相者視之相者指夫人及睢陽夫人
曰是皆當為夫人然姊也天妹也壽以今觀之太原既
沒而封延安生享其貴亦可信云王氏諸女無慮三十
人多哀謝不振其封夫人者特此二人而已南陽公既
拜賜退與諸子諸婦慶慰于家族中以為榮夫人之子
長曰昕次曰朦次曰天申次曰華皆有學問才藝朦最

先仕而昕天申華為嘉祐六年同進士第其後昕終于
歸安主簿天申終于殿中丞河北東路轉運判官今滕
為贊善大夫京東東路轉運判官華以太常丞直集賢
院副廣南西路轉運率能奮其事業為時所器有子曰
堪為太常寺太祝繼以才仕曰穀守將作監主簿曰脩
尚幼有女五其嫁于士大夫者三人諸孫凡十七人曰
今將安持夷直安時秉蕃禾式方乘元紘厚孚彥昭餘
未名安持守秘書省校書郎秉蕃並為守將作監主簿

孫女一人適趙伯通為潁川司戶嗚呼夫人鍾愛于父而不見其大耋盡孝其姑而不終其奉養姑賢夫于窮約而不享其貴盛生才子于弱齡而不逮其成立此亦人生之至悲而永傷也然存有淑譽沒有殊贈禍贏子孫既遠愈彰先民有云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夫人其不朽者歟昔莊姜之賢韓姑之譽列于風雅萬世是稱謹述銘詩以贊汝南之德寫南陽之悲慰嗣子之孝銘曰民之伉儷猶非偶然陰定默受孰曰非天賚時良敬宜

配之賢伊王與蔡號宋名族奇公于幼匪媒匪卜志合
年均予才爾淑惟孝與悌生則有之移于夫氏疇不謂
宜擺棄華靡循規蹈矩士曰承冢女曰進德內則既修
外治廼飾國器以培豈無助力子勞父逸公為蜀官懷
姑之養泣涕汎瀾留嬰于抱以悅以安碩人其碩躬不
蒙耻呱呱四男或乳或稚疇克母之有齋其季月缺復
盈四十其齡愷悌君子累功享榮登陞伏奏追寵泉局
天子有命高風顯號式慰且傷涕零訓誥曷惟龍光庸

起風教藹藹俊德在宋之廷實蕃且碩維葉青青胚祥
胎慶愈遠愈明寔之封之既崇且厚泗水有窮蔡宗益
茂百世是稱太原賢婦

樂圃餘藁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

附錄

墓誌銘

張景修

樂圃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
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
生妙齡登乙科以疾求閑學且養踰三十年特起為蘇
州教授歷五考召為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
章公嘗薦其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
公嘗薦其純固可為師表矣先生博聞強識篤學力行
樞密林公允除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
矣前後薦者蓋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
諸孤乃以其季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
豈足以知先生耶按先生家譜昔高辛氏有才子曰朱
虎先生其後也先生諱長文伯原字也其先為越州剡

人自其祖居蘇者三世曾祖諱瓊仕錢氏祖諱億始入
朝太宗皇帝召對便殿命以官數有功遷內殿崇班閤
門祗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考諱公綽光祿卿知舒
州為時名儒妣蔡氏封宣城郡君所生周夫人方娠夢
覆錦衾或謂光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
群光祿罷之十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
先生侍其寢不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于太學往從
之明復遽焉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祐四

年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
宴歸州人榮之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
軍誥有美辭先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
隱也郊裡光祿公欲以任子恩丐先生幕官先生推與
其季弟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昇汝因名之曰從悌先
生逮光祿公捐館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
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
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侯貴客山翁野

叟或觴或詠去則醉臥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
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為樂園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
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為恥遊吳郡
者以不見先生為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
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于朝先生不得已
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于楚
陳烈舉于福世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
藻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沖輩前宰相蘇公

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
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
矣尚何賦為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
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請
修葺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
行逮右丞公之守是邦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黃公
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遊辟雍著釋問以見
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

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之也暨登芸省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期月以疾終于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緡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為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樸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于用中年仕宦先疇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為利也遺

以書是教之為學也可不慎歟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
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
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為吳門總集以備史官采錄善
書有顏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于本朝諸名公
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
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敘曰方當朝廷制禮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
為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

者也元符已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參
軍吳良輔政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見斯時
也娶張氏三子耜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改名發耕舉進士
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
葬先生于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

先生之樂非玉非金室則有書几則有琴出而不返猿
哀鶴吟壁水師筵蘭臺儒館末如命何丹旆云遠吳山
迎喪學者大半有丘有園有子有孫清白傳家孝友盈

門我銘永久南峯之原

墓表

米芾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嚮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

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構疾不
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葬
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
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
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辯
說樂圖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
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是書也
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于詩書文藝之學莫不騷雅

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

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司出處者非命而誰時與命違士能不出出而無命孰諗於時升公之堂理公朱絲清音不改樂圃堪悲嗚呼哀哉

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
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
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
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
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
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
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
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

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國史文苑傳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為恥

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于鄉召
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賻
絹百疋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
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
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樂圃餘藁

欽定四庫全書

樂圃餘藁補遺

太守召陪諸公遊虎丘

海湧一小山遠視如陵丘中藏天下奇巖谷峻且幽石
壁立萬古劒池照千秋最爾小吳會隱然瞰瀛洲能令
軒冕客到此忘沈憂樂天擁千騎一月常一遊高賢愛
絕景塵事莫可留我公初下車明斷速如流千里滿和
氣訟庭無繫囚三英皆虜使金節憩南州

楊次公張仲
謨林和中

同聲約真賞相應如鳴球半刺富文雅嘉賓張與劉

德文

景文

清晨出西閭山翠逼蘭舟耕麥迎彩旆佳禽和鳴騶

憑闌共四顧湖海入危樓雲低未作雨萬象圍寸眸憲
老揮散隸妙絕與古儔河漢淡輕靄天門跳驚蚪才名
三十年餘事及銀鈎茲遊雖偶然千載仰芳猷日暮下
危磴玉栢相獻酬一篇間一局豪放不自休樂哉文字
飲相與喜賢侯短篇春事勝可與吳兒謳

三高贊

并序

古之人有時隱者有志隱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秉
義安命動息惟天夫是謂時隱憤世嫉邪矯以端清
逍遙雲泉終老不詘夫是謂志隱昔之范蠡張翰陸
龜蒙皆隱者也鴟夷子知勾踐可與平吳而不足以
與霸中原于是遁而遊五湖季鷹知衰晉之將亂于
是去而歸江東魯望逢懿僖之昏季于是退而居角
里此三君子之隱皆得其時而又能固其志者也百
世之下其清風猶凜凜竦人毛骨饗夫思廉夸者思

止可勝計哉舟次松江江之濱有鱸鄉亭亭旁圖三君子之形榜曰松陵三高畫像此前宰林君肇之所作也欽觀容儀遂為之贊云吳郡朱長文書

恢恢至人在物無累道用則行功成迺逝卓哉鷗夷逢此周季大禹之苗才可經濟深鎖雲岩為君一起沈幾電燭遠畧人秘劬躬疚心以日以歲民阜其財士溢其氣不疾不徐迺御戎器滌越之憤墟吳之侈奮威諸侯致貢天子儻終所施一正華裔罔使夷吾在昔專美烏

喙多猜龍泉戢銳脫屣公卿浮雲富貴眈澮江海席幕
天地世無足為吾獨全已遯迹韜光審貞育粹萬蘊一
伸財擅當世退而彌高隱不失利中古以還一人而已
寥寥松陵澄湛天際雖曰至清曷為公比

勇退維仁前知維哲飄飄先生茂有風烈衰晉失綱強
宗構孽盛氣方炎危機欲發衆皆沈酣子獨超越旁睨
冠珮如處縲紲海鷗忽飛一去寥泖衣無俗塵身並江
月我厭尊罍彼懼鈇鉞潘石難追機雲永訣莫如先生

遠禍安節千載清風革貪思潔

退不期進文不干榮古之真隱見于先生先生之時唐
棟將傾綱紀不紊戈矛欲興子維布衣車輿盈庭超然
遠引遜于松陵右觀震澤左瞰滄溟鱸登秋網蓴薦春
羹疇不憂慄我獨安行疇不諂笑我獨潔清放懷蕭散
養性和平言奇而古金石厥聲逍遙終年孰敢羈嬰歌
聞接輿醉有淵明猗歟君子異代同稱

樂園餘藁補遺

樂圃餘藁跋

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
盡為灰燼其傳于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
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
姪孫令達公裒次蓋其時已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
存矣嗟乎士君子讀書立言以期不朽班固藝文序云
自漢以前文章家不下二萬人皆不傳夫傳之不傳天
也後之人知其名不睹其文未嘗不歎歎嘆息況親為

之苗裔乎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行而負先世制
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讎付諸剞劂使好古
之士讀之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至于先生
之行誼與文之典麗詩之淵雅前代鉅公述之詳矣余
小子更何容贊一辭康熙壬辰中秋二十二世孫岳壽
拜書

樂圃餘藁跋